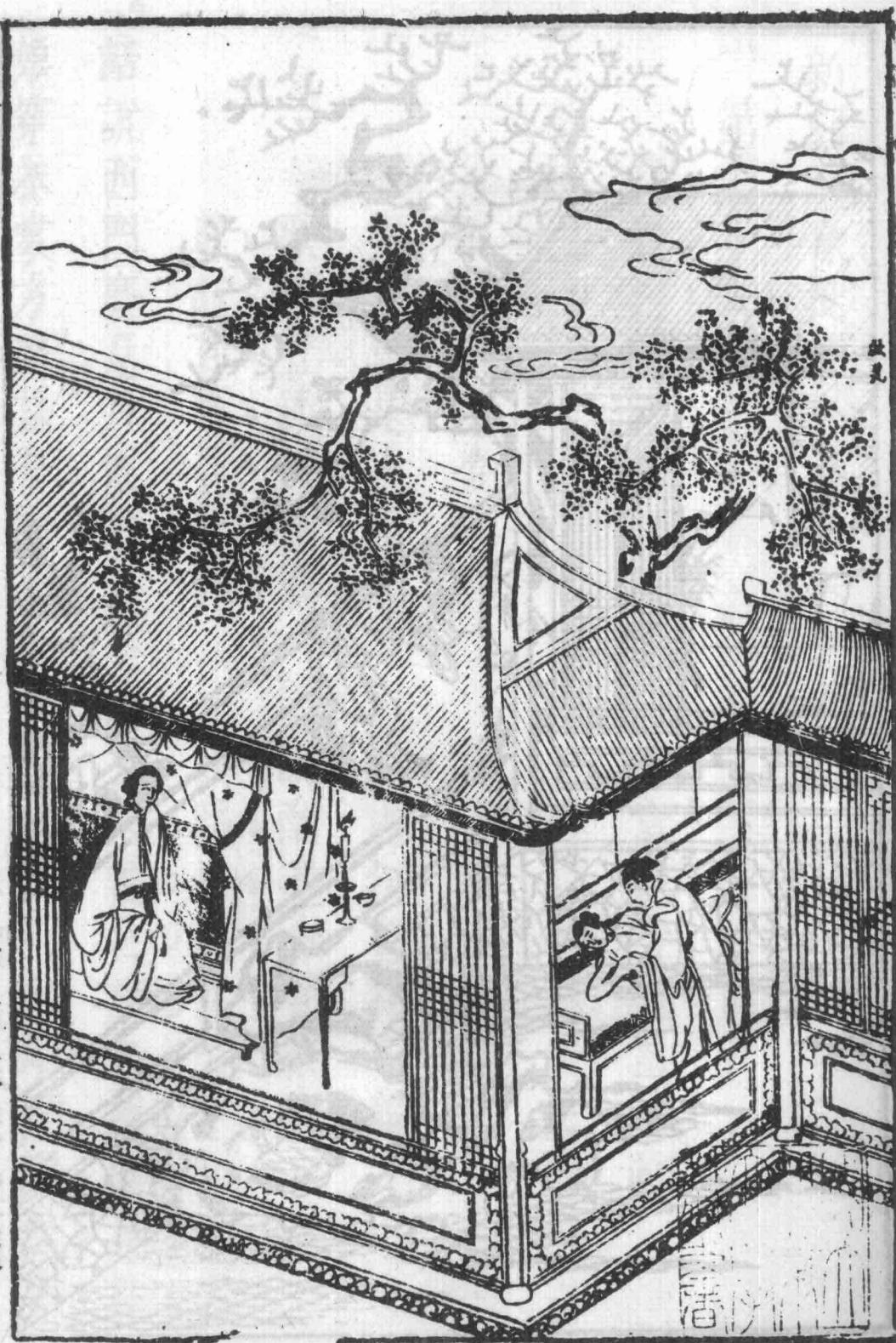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廿八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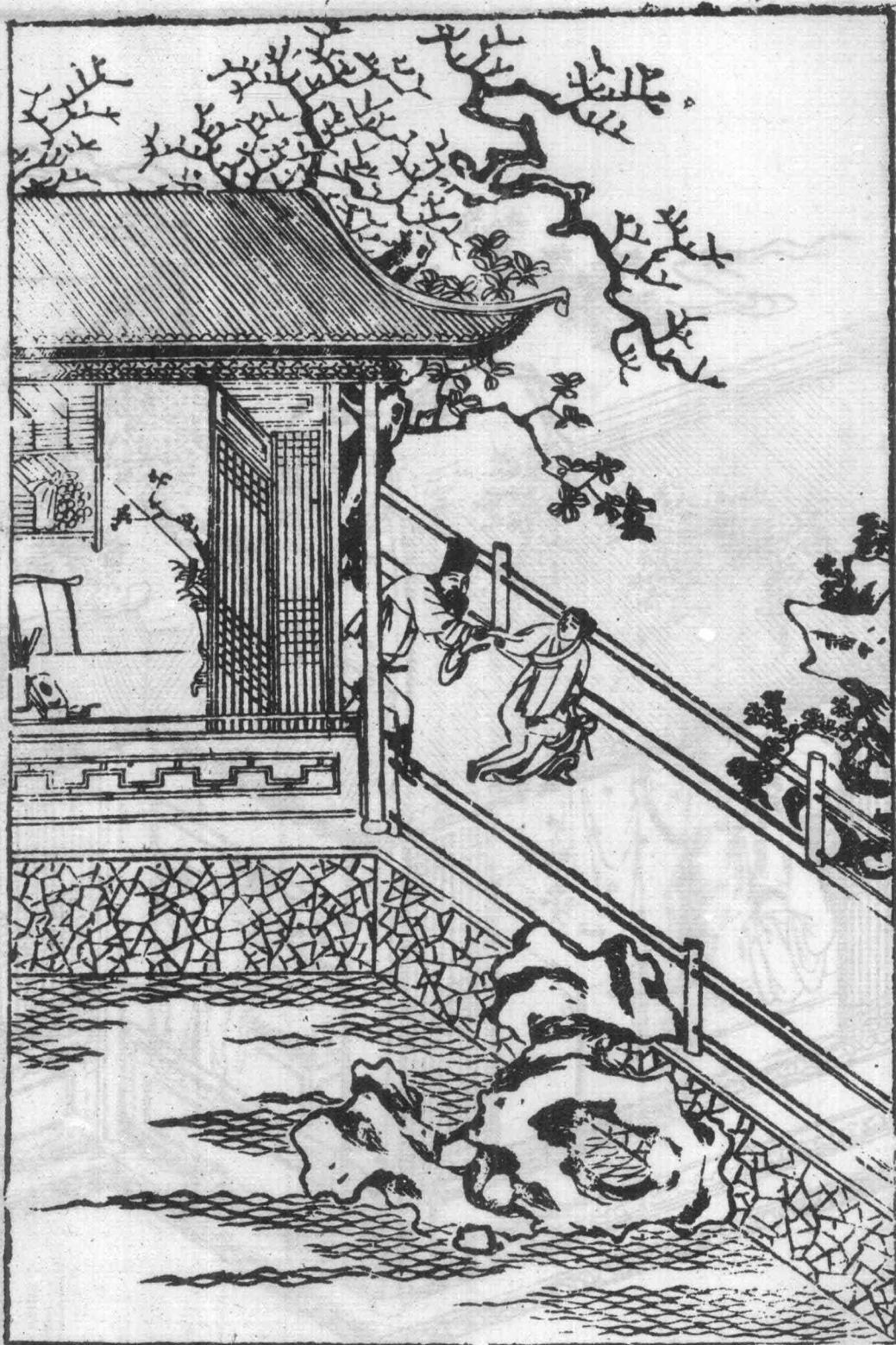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金瓶梅

畫童哭縣溫葵軒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五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畫童兒哭躲溫葵軒

詩曰

相勸頻携金粟杯

莫將閒事繫柔懷

年年只是人依舊

處處何曾花不開

歌詠且添詩酒興

醉酣還命管絃來

尊前百事皆如昨

簡點惟無溫秀才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任醫官進來，明間內坐下。少頃，月娘從房

、、
、、
、、
、、
、、
、、、
、、
、、
、、
、、
、、
、、
、、
、、
、、
、、
、、
、、
、、
、、
、、
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脈來的浮澀。雖是胎
氣有些榮衛失調。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
中膈有些阻滯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月娘使出琴
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肚脾發麻。肚腹往下
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
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因着

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無不用心。此去就奉

○是第二

過安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來。老夫人服過要戒氣

着。

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一安。」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分付。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疼，望乞有暖宮丸藥，并見賜些。」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道：「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矣。」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駭然。尊

瑞摩而成
月娘亦有
蘇張之口

敬，在前門揖讓上馬，打了恭，又打恭，比尋常不同，倍加敬重。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卽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使琴童騎馬討藥去。李嬌兒、孟玉樓衆人都在月娘屋裏裝定菓盒，搽抹銀器。因說大娘你頭裡還要不出去，怎麼他看了就知道你心中的病。月娘道：甚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你是我婆婆，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漢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他不討了他口裡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們攔擋我出去，我後千年也不出去，隨他死，教他死。
猛然念及瓶兒去常言道：一鷄死，一鷄鳴。新來鷄兒打鳴忒好聽，我死了。

玉樓子
說詞

千古格言
不獨爲金
蓮解釋

憑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囉、纔拔了蘿蔔地皮寬、玉樓道大娘耶、嚦耶、嚦耶、那里有此話、俺每就替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有些不知好歹、行事要便勉強、恰似咬羣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行貨子、大娘你惱他、可知錯惱了哩、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他一團兒心機、他怎的會悄悄聽人行動拿話兒、譏諷人、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卻怎樣兒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那大老婆且打菲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如今像大娘、

大夫怒時
言語出口
便忘一到
女子偏偏
記得筆之
所至何所
不有

心裡怎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
可是他說的、他屋裡拿猪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喜歡那一個、只喜歡那個誰敢攔他攏、他又說是浪了、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教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趁着、他大妗子在這里、你們兩箇笑開了罷、你不然教他爹雨下里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又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邊恁擺酒、俺們都在這且定菓盒忙的了不得、他倒落得在屋裡躲猾兒、俺每也饒不過他、大妗子我說的是不是、大妗子道、姑娘也罷

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教他姑夫也難兩下里都好行走的。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猪毛繩子套了他來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玉樓說：五姐，你怎的裝愁兒？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每勸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裏，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與他下個禮，賠個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常言甜言美。

此一語足
動金蓮刺
心語一兩
言便了千
古說法也

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賠個不是兒天大事都了了不然你不教他爹兩下里也難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金蓮道耶喫耶喫我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趁來的露水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腳指頭兒也比不的兒玉樓道你又說我昨日不說的一捧打三四個人就是後婚老婆也不是趁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難道只恁就跟了往你家來砍一枝損百株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

少
可憐英雄失勢時不知爲此四字束縛多

些兒防後纔好。不管蠍蟲蠅蚌，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每臉上就沒些血兒。他今日也覺不好意思的，只是你不去，卻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箇一一答見到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恁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抿鏡，只抿了頭，戴兒鬏髻，穿上衣裳，同玉樓徑到後邊上房來。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冲撞親家，高擡貴手，將就他罷。饒過這一遭，見到明日。

雖龍語然
道着金蓮
實病

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裡隨親家打我老身也不敢說了那潘金蓮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跳起來趕着玉樓打道汗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衆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抖毛兒打起老娘來了大妗子道你姐妹們笑開恁歡喜歡喜卻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瞎聒你們大家廝擡廝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每是箇地娘容了俺每俺每骨秃叔着心裡玉樓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見你這回纔像老娘

小英雄
心猶
也不得

養的。且休要說嘴。俺每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
見這金蓮便向炕上。與玉樓裝定藥盒。不在話下。琴童討
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帖。就叫送進來。與月娘。玉樓。月娘
便問玉樓。你也討藥來。玉樓道。還是前日那根兒。下首裡
只是有些怪疼。我教他爹對任醫官說。稍帶兩服丸子藥
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裡晝下
寒的是按下後邊。却說前廳宋御史先到了。西門慶陪他
在捲棚內坐。宋御史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
門慶道。奉送公祖。猶恐見却。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
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

乃咨及市
井之人甚
矣錢神可
畏而官箴

可笑也

節、西門慶大畧可否而答之。次問及有司官員西門慶道卑職只知本府胡正堂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宋御史問道守備周秀，曾與撻事相交爲人，却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還不如濟州荆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公祖倒看他，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荆忠？撻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望乞公祖青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奸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體見任本衙，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官修義倉，例該墜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

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但加陞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見任管事。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荆都監并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吏收挑，分付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不去了。西門慶又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不在話下。正說話間，前廳鼓樂响，左右來報，兩司老爺都到了。慌的西門慶卽出迎接，到廳上敘禮。這宋御史慢慢纔走出花園角門，衆官見禮畢，數觀看。正中擺設大插卓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簇盤，甚是齊整。周圍卓席俱豐勝，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